

楚定盦全集

乙亥二月

杜濬著

龔定盦全集卷四

仁和龔自珍瑣人譚

浣溪楊鑑吾點定

文四

春秋決事比自序

龔自珍曰在漢司馬氏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晉臣荀崧踵而論之曰公羊精慈長于斷獄。九流之目有董仲舒一百二十三篇其別公羊決獄十六篇頗佚亡其完具者發摛公羊氏之言入名家何休數引漢律入法家而漢廷臣援春秋決賞罰者比比也。入禮家矣又出入名家或問之曰任禮任刑二指孰長應之曰刑書者乃所以爲作義也出乎禮入乎刑不可以中立抑又聞之春秋之治獄也趨禮法也罪主人也南而聽百王也萬世之刑書也決萬世之事豈爲一人一事是故實不予而文予者有之矣。豈賞一人借勸後世曰中律令者如是實予而文不予者有之矣。豈誅一人借誡後世曰不中律令者如是。嗚呼民生地上情僞相萬萬世變徙相萬萬世變名實徙相萬萬春秋文成纒數萬指纒數千以秦漢後事切削春秋有專條者什一二無專條者什八九又皆徵文比較出沒隱顯互相損益

龔定盦全集卷四 文

之辭。公羊氏所謂主人習其說問其傳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時通古今者起以世運如是其殊科王與霸如是其殊統考之孤文隻義之僅存而得之乎出沒隱顯之間由是又欲竟其用逕援其文以大救裨當世悉中竅理竹帛爛師友斷疑信半爲立德適道達權之君子若此其難也。自珍既治春秋總理罅隙凡書獄書篡書叛書專命書僭書滅人國火攻詐戰書伐人喪短喪喪娶喪圖婚書忘讎書游觀傷財書罕書亟書變始之類文直義簡不俟推求而明不深論乃獨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迴贅詞說者大迂迴者凡建五始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當興王及別月日時區名字氏純用公羊氏求事實問采左氏求雜論斷問采穀梁氏下采漢師總得一百二十事獨喜劾董氏例張後世事以設問之以爲後世之事出春秋外萬萬春秋不得而盡知之也春秋所已具則真如是後世決獄大師有能神而明之聞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盡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則真如是每一事竟愾然曰假令董仲舒書完具合乎否乎爲之垂三年數駁之六七紬繹之七十子大義何邵公所謂非常異義可怪惻惻乎權之肺肝而皆平也。嚮所謂出沒隱顯于若存若亡也者。脹脹乎日月之運大圓也。四宮二十八宿之攝四序也。傳曰不察之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又曰篤信謹守世有疑而不肯察聞道而不肯信與土苴殘闕而不肯守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既成部爲十一篇命之曰春秋決事比其本之禮部主事武進劉君者凡七事。大書劉禮部曰別之如公羊子稱

沈子女子北宮子曰故事。

附目錄

君道篇第一，引經傳十三事。

君守篇第二，引經傳十事。

臣守篇第三，引經傳十事。

不應重律篇第四，引經傳十四事。

不應輕律篇第五，引經傳十四事。

不定律篇第六，引經傳十一事，附答問十事。

不屏教律篇第七，引經傳四事，附答問三事。

律目篇第八，引經傳十一事，附答問十事。

律細目篇第九，引經傳十四事，附答問九事。

人倫之變篇第十，引經傳十九事，附答問八事。

自序篇第十一

商周彝器文錄敘

羽璋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

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誠鍾

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

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

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

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為

有士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為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賀鼎，六百名者有西宮襄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尚書，以今文讀古文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考漢氏雖用徒隸書，書一切奏記。而官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為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餅一，古文也。林華館鐘一，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饗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鎗一，小篆。秦氏藏魯共主璽盧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鄂公鼎一，籀文。顏氏藏慮儂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鐘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王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齋。盧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貞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迄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俟指焉。醜馥麗碩，又往往瑗然振其銘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為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諺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脫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

相雜爲體，起于秦。汔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
十有九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
際傷心者，觀其體，皆深得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
夫後漢祠廟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噫！可以
識炎運之西隆，覓劉祚之東替也。交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
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
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
曰金曰千金，曰衛曰健，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
念，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
八風志存當，曰右將，曰有萬意，曰大慶，曰金厥，曰宜富貴當，曰平
樂宮阿，曰漢井天下，曰狼千萬延，曰永望芒芴，曰鬼氏家舍，曰萬
歲家當，曰宣礪，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駘蕩萬
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
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文之可以日治者，九曰鳳形，
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
曰饜釜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箸錄有之，而予
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觀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

聚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
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
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諷而
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謂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謂
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謂于總知天下掌
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曩者，家大人知微日，命自珍任徵討
文獻之役，微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
而爲之表，其義遡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
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也。其有立言明道
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
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二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
義何所尚，尚于恭儉，遂箸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
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
附見焉。弗漏弗濫，書既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
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粱之名，詭言氏族
之學，朝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問也。諸肉勿食，
泥洹之訓也。讚數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
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饗飪，宗教既黃，相沿已久，有乖壤色之訓，
聊別白衣之倚，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

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和烏）禱（卜巴羅阿阿鄂）補（匝阿）昂（杏阿）克（巴阿）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阿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遍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第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出也，第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第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朝太宗皇帝冊封，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出也，兩支出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布囉（一作隨）於庫車淖爾，爲庫車淖爾察罕諸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志，中絕凡八九十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第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稱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

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跌道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祕印，佛無祕密義，有祕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暗若不准，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寫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興，不可思議，其如首楞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日促成剎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於拉撒，視爲固然，卽蒙古道高喇嘛，尙能近似，而此震且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

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二門，而非譏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蒙古水地志序

河西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志，曰鄂爾多斯，曰歸化成土默特。寧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爾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諾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爾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為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為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其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為卷。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為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駕，一兔一鹿不妄驅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于邊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萬齊志，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

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志，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此至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志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為起處，哈拉尼敦為住處，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站，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站，曰背特山，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站，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冊汗，冊王，冊妃，冊格格，賜賚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句)以山為鄂博，以河為鄂博，以壘為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為鄂博，以河為鄂博，以壘為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為卡倫，以河為卡倫，以樓望為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為之卡倫。(句)於陟於阪於於，於隰於隰，於隰山之隰，川之隰，東。(句)柳于崖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郎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陀羅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絕)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

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素溝（絕）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則，又柳于麻尼圖，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爾，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隲之中，若為翁牛特故地，若為喀喇沁故地，放漢故地，奈曼故地，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既麗既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跡，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文字為國書之祖。大海烏巴什未奉詔時，國初所用，所謂無圍點檔案者也。又為準部託志之祖。託志十五頭，皆略仿蒙古，無圍點而未筆直下波磔方闊者也。國書有聯字一體，佛典謂之滿字，蒙古無之，乃皆單行。佛家謂之半字，準部亦無之也。然則蒙古之字，曷可不勒成一書以備外史，今以波磔多寡為次序，不以天地人物為類。欽定三合音清文鑑之載蒙古字，以明聲也，西域同文志之附撮蒙古書，撮舉天地人物相比，乃借蒙古字形以明西字形也，是表之作，乃專以明形也，若夫蒙古喇嘛所撰唐古志，諸經有見於今中國大藏本者，如大涅槃之△字，又△字（隋章安頂師強音之以伊）又華嚴經實義難陀本，有四

畫相。如鬢形杵形華形等。又各經皆有彘字卍字等。居然符合，今故標撮一二聊資考證，此方僧言，聲在空中，是無常法，未久則變形，在實處，其變尚遲，又言有有聲而無形者，此土空圈記是也，有有形而無聲者，室利鞞瓊相之屬是也，洵智者之論矣。

蒙古聲類表序

自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為貴聰矣。但其義迥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自暨，同為世尊之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一無此二句）譯祖東游，寶貝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尙爾乖迕，若夫神琪所製，司馬光所闕，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繳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容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志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讀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無後準的，可得而義，迥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四十三字，佛跋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又難陀譯華嚴四十

二字，地婆訶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別，佛言皆以舌齒喉而有差別，此經尙未經同文韻統采摭，故特詳之。）凡十三種，皆二母一聲。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國書之母，則以河額衣鄂烏諤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撥逼以下乃十二字）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五七字爲第一類，餘亦七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一十二字，西番舊六字（紗級嫻妻鴉合齊雅合齋雅合凡六）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烏烏之屬，計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爲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餘字，而準部十五母，尙無推行成圖之作者（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抵有國書之第一圖耳。）中華見溪羣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又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也。同爲母生子，而所以能生

又分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至馨阿二十四字爲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也。自嘎至嘎利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即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志，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又難陀本，無所配合而生聲，即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高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豈必分配乎周，但以字區之。）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容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挾古來聖神未發之祕，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複見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緻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爲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

字。而章佳國師敘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即成，愛里普固即阿也，混擊之音三礙，以義從非必（一作別）以聲從也，皆不出大（一無此字）聖人指授之（一無此字）範圍矣，雖小異不闕大同，惟大同可臚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顯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羅多是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一無此）字三合。（謂所生字母則以一合而止）無四合。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遂矣。此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徵卜納囉雙納囉哈爾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則有則爾則白爾帽，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帽尺諸記號。因思大海鳥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為國書，亦即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別創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陶氏曰：元國字以可候為母。此言瓦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一無按明初至此。）至（一作曰）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為例，凡三十聲為第一總圖，兼用五百音，隸十五類之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頭為九頭之綱，不必於巴

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為兩圖，何為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為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為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某字，以見圖為蒙古作也。蓋為圖凡七為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之阿）第二和字（和拉哈喇之和）第三伊字（伊蘇之伊）為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之巴）第五母博字（卓齊博哈之博）第六卜字（實喇卜之卜）為一類。第七母圖字（約蘇圖之圖）第八騰字（騰吉思之騰）第九坦字（哈坦之坦）為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之哲）第十一札字（札木楚之札）第十二春字（庫春之春）為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之蘇）第十四蘇圖，第十五索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之轉，如箇家之有箇指聲）為一類。第

十六喇字（喇呼濟之喇）第十七拉厄字（即喇轉）第十八朗字（達朗達賚之朗）爲一類第十九穆字（圖薩特穆之穆）第二十曼字（曼濟爾之曼）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爲穆爾）猶蘇索之加圖此如琴家之有汎聲）爲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諾穆親之諾）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之囊）第二十四爾字（爾曼之爾）爲一類第二十五丹字（羅丹之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等之等）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之特）爲一類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之棍）第二十九肯字（色徹肯之肯）第三十克字（克噶之克）爲一類

治六書小學與四裔之學兩不相涉也。因小學中有聲一門，聲之中有古韻今韻等韻三門，等韻中有西番一門，暇日聊以意推之，如此而凡史籍中聲音轉變之地名人名官名，未易以今讀讀者，亦既挈其樞紐矣。自記

蒙古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浩繁乎（一作矣）欽吉思汗之子孫，恭讀高宗皇帝上諭有之曰三代而降，惟元系至今未絕，御製文，辨史家僻奇深濶氏誤也。驗以蒙古語，定帝姓爲博爾吉吉特氏，元史各姓氏皆驗以今蒙古語，定爲瓜爾佳赫舍哩鄂通等如干氏。古今聲轉，實則一也，其未見元史者，在蒙古最顯著，則有喀喇沁土默特之爲烏梁海氏，在厄魯特最顯著，則有杜爾伯特準噶爾之爲綽羅斯氏，餘如部氏，其四衛拉特三有氏，惟土爾扈特無有，蓋三姓之先，皆

以地爲氏，今銅索羣書，定爲恭博必塔氏。外至額濟內河土爾扈特亦同氏。洪惟太祖太宗統有諸部，大小君長，先後格附。天聰九年，始議定設蒙古固山額真八員，如滿洲都統蒙古梅勒章京八員，如滿洲副都統順治元年，諸部屬，駕入關，百七十年來，按旗界處，鬱爲功宗，其官至一品，爵至民公者，登進士科者，列於表，而以某氏原出某部，分疏其下，八旗各一表。

蒙古冊降表序

康熙二年，始詔禮官，查國朝公主之下嫁外藩者，給予諡號。於是追諡太宗文皇帝朝噶爾（一作馬）思所尙主曰端獻長公主，追諡世祖章皇帝朝噶爾瑪索諾尙主曰端順長公主。禮臣定例，闕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未冊封者，理藩院會禮部具題，遣使冊封，皆以三四五品滿員往，夷攷前史，漢唐有國之年，降主遠嫁，謂之和昏，其外藩遺子入侍，則曰盛事，此皆孱弱不洽於遠我，聖朝以中外爲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開國佐命之勳，雖於內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衛內庭，宴賚如諸王，其額駙專侍，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師府第城中相望，或別賜海澱宅，內務府掌湯沐，禮官致儀品，工部司製造，出則奉暖轎，朱輪車，皆金黃雲綺之蓋，紅雲綺之幃，垂金黃雲綺之幃，引之以絳繡曲柄之蓋，寶相華之繖，黑雲綺角之纛，孔雀之扇，行朱鬃七尺香草之仗，綴珠龍首之立瓜（一作瓜）易稱帝妹，詩美王姬，蕤威嚴矣，今以一國朝公主之適外藩者，謹依玉牒，詮次其諡號，而

以外藩福晉郡主之荷冊封者，貂冠毳襪之倫，綴於後，爲一表。曰哈屯者，視福晉，曰格格者，視郡主也。

蒙古寄巖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之部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屬疆，域則統之，如古附庸國。塞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屬，一丹濟蘭裔，見一屬旂一屬。皆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僞，官書紀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秦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刺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開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

姓，然弗可考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顧實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顧實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干族，其事次焉。其徒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序

我朝龍飛東海，靈囂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濟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胡神贊，其中蕩定三藩，親征漠北，再隴離汗之國，臺灣濊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洎累朝而大定，日帝鴻禦，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雷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祕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據此龍庭，亦有保奭揚末命，公高亮四世，無聞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額增徹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關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考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憩山澤之壘，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聯牒親藩，瑤圖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字武弟，有周公康叔

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僭頌也。又有亡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勳勳，恭稟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敘（一作戴天偶述）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世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一歷（一作列）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雖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本朝自

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

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減明賦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尚未及三分之一，雖曰日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州縣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賦，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帝賜漢大學生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一有部字）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如故，此本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戍邊塞之民，而一

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所幸（一無在字所在幸字下）治糧道，皆雇民給直，國家雖費帑百萬，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國家特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阨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亦不肩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况其降乎？酒誥之殺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數也？况其降乎？三王於農，讓使民，用民力歲三日，况其降乎？至其鼎鑊，磔質，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日出錢，髻鬚皆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室，築城戍邊，盡闕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恭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民，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上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親王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陳荒濱，野鄉，良境，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開歲上聞，爲肢（一作支）末，憂謂宜有文臣，增先知，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縛，頽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視堯清千萬年，俛視雲祇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位。

干祿新書自敘

敘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

八重臣讀其言，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既試，八人者則恭遜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皇帝覽。皇帝宣十人見，翼日，變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賜進士及第，冠服，由午門中道出，乃出自端門，天安門，皆當馳道。賜宴禮部，如故事，先殿試，旬日爲覆試，遞楷法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遞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遞楷法如之，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輜車，衡天下之文章，考差有闕卷大臣，遞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試，考試有闕卷大臣，其遞楷法亦如之，觀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輜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箬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觀自珍謹敘。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觀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替以終之，如之何其消替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替，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泊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吵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且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之年敘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問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一人，留署職大喪，檣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顧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

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迄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等。閔邱升配事，而全櫛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櫛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考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親自珍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親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爲國朝禮部題名記敘，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仕祖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日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爲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彝沒其姓氏於簿領，孽積可乎？此記之所由作也。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具，驗近瘡，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會祖殺，恩王父加詳。

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按記乾隆已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匏伯者，自珍大父也。嘉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之任也。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累任也。自珍入司門，願瞻櫛題，下上階思履養步，弗敢邁越，諸老前輩自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爲嘗聞之也。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其先所著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雖勦者新，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指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閱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灑灑然，而光分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屏亡，華質凋喪，掘吠廟堂，蟻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頰。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連理，勢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飄漚，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李，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實擢高祖國朝之以科第大其

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嗚然導其先聲撰箚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禳裏可謂珠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尚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聲聲亮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懲告乎萬代十讀四數雲三色而爲黜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實海吏士農民娶娶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手義姿堯舜之世鳴虞公之斯文於是乎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範曰王鴻緒之修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媿亦文獻家也今天子諳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謨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江南生彙筆集跋（一作書江南生）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 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

集况士乎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僣薰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彙（一作稿）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夫指不當豐於入而當蓄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處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一作示）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一作富）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龍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予不深論（一有獨字）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阮尚書年譜第一敘 令皇帝御極之三年天墜地壞日移月燦美陽之氣諒於香臣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海內之士懷軀握槩之倫介景者鏘羊祝延者湛萃其門下士大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龍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疆竺輩之佐贊醜迪薰黼黻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絕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注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孰華孰質孰古孰今孰可傳信龍自珍曰年譜哉

大理因探懷裏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鈇之，自珍既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道隘者所任少，名諛者所成寡，德編者所積薄，位庫者所覆狹，史冊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位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公誠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何所繕，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詮，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故之學，中學而降，校讐事興，元朗釋文，意臚同異，孟蜀草本，始省寫官，公遠識駕乎隋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厓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國朝四庫之纂，百代所系（一作希）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別寶，番舶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蓋自子政而下，鄱陽以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索其完缺之數，焦書揚日，斯瑣瑣焉。是公目錄之學。公精研七經，覃思五禮，以爲道載乎器，禮微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攷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士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擊乎某物，莫遁空虛，咸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典章制度之學。公又謂讀史之要，水陰實難，宦轍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鄴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昆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枉接遠

古，是公之史學。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爲緒餘，洪陳以還，閒多好事，公謂古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動史，翫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論在箠錄，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並重，弼差五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泰西之客擗其虛，古籍蠹於中祕，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擅中以成法，公印能窺天步，俛能測海鏡，藝能善輶，聰能審律，呂爲劉秦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文章之別，論者夥矣，公獨謂一經一緯，遂造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體者，韶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士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一作稽）范史，賡記奏議不入集，考班書賦頌箴，誅乃稱文，公曰奏（一作走）萬言，自袁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別說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聖源既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儒分繫，庫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創，談性命者疏也，特記聞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規躬行而喙爭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爲仁，門戶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公敷歷清華，洵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嫻於內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

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凡若此者，固已瀟漢宋之全，拓天人之
之翰，泯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
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偉哉絕業，莫之與京已。嘗觀道
之豐也，命必膏之，德之亨也，遇必窺之。兩漢以降，爲世儒宗者，伏
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良隄，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
終於庠官，仲翔羈於遠土，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
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銜厥所遭，什九同慨，求
其出秉斧鉞，入總圖師（一作史）朝宇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遽
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尙長齒髮。三朝之
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蒿之遺編，揚扈而
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
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湖學海而波澄，三台燭
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邸，魏其在唐也。譬以韓
李（一作燕許）兼房杜，然而矜遭際之隆，不如稽助閔之舊也，
侈福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感也。容廟親政，公受殊知，謂先
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
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盜兩
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茲矣。公知人若水鏡，受善若鍼芥，鑿材
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業有，功收羣
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稟，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
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仁

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饒浙人之饒，遠汎舟於
蜀江，今徠番舶之粟，平居賈於粵市，其通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
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文翁治郡，禮容蔚於石
室，樂浪著縣，契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筭，計二百六卷
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詒經，背山面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
之，及蒞江右，彙宋本十三經若干卷，今茲來粵，暇日無多，又復搜
其文獻，勒成巨編，彙廣東通志若干卷，爵士之堂榜（一作顏）
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翁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
者也。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逋逃之淵藪，實恃糧兵之藉贖，公
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
結內盜，倚剽掠以瞻岸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漸圖窺伺，
公傳檄諸鎮，勒兵松門，指搗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
是役也，獲其王（一作僞）印及銅礮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
焉，賊後蔡牽往來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俾爲統帥，壯烈成名，
牽亦尋滅，鯨浪遂息，蠱更不驚，餘千姦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薄
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流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菰蘆，
禱匡廬之烟雨，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
謀，有勁弩激箭之捷手，夷大難如一反掌，其於粵（一作閩實誤）
也，特於海濱，大築礮臺，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譜，
賊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五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
之則啟關，狎之則齏國（一有公字）備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

秘計，世不盡聞，蓋公身本將門，夙嫻暗祕，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懷，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楊，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權，據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垓，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曠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爲尺長布算，則有日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爲捷法，又以此歲淮弱黃強，重遲空晚，發議盈延，圖改運道，公乃考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楫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凡此者，如盤雖麗，難錫彤矢之勳，習鼎良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戶，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枚舉焉，汎測焉，竊以爲輕廉難語於崧嶽之高，燭火奚裨於陽鳥之炤者也。右廿四卷，宜置冊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市半之。古說經之辭，君主曰，臣主月，詩曰，如月之恒，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以談，其諸光明之日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敘之。此其第一敘云爾，癸未正月。

懷甯王氏族譜敘

雙定齋全集 卷四 文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而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濟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濬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姻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懷甯主事王曠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甯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甯王氏譜，不濫不誕，甚善，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擇言曰：「古者祭禮，報傳皇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曾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曾孫，享女飲食，宜稼于田，女曾孫若我壽考。』」戶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報。」

江左小辨敘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曆之世，朝

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者，故家巨族，譜系多聞人，或劄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殉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鴻雪因緣圖記序

鴻雪因緣圖記者，兵部侍郎江河道總督長白麟公之所作也。自髫髻之歲至四十歲，爲圖八十，是爲第一卷，自四十五至五十，爲圖復八十，爲第二卷，其第一卷阮相國祁尚書序之矣。道光辛丑秋，自珍游淮，以內閣後進禮謁公浦上，睇乎其容，慰勞有加，使自珍綴言於第二卷之簡端，徵公命。自珍固有所欲言，重以公命，烏能無言。古今名臣碩輔，所遇之世不齊，爲承平之臣易乎？爲憂勞，况瘁盤根錯節，立奇功，戡大變之臣易乎？則必曰爲承平者易矣。雖然，固有辨，今使所遇而永永承平無事也，起家科名，致身華臚，一切勿問，固不得預於賢士大夫之數，其人固良易賢矣，不甘以科名華臚竟矣，不過博覽書史，周知掌故，上足以備人主，燕閒之顧問，宦轍所至，宏獎士類，進其春華秋實之士，而揚挖之，其人雖賢，誠無甚難及者。若乃內韜略，外示紆餘，蓄孟門積石於方寸，可以譁笑生風雷，而汪洋澹澹，沖乎夷易，使人不見駛疾

募贖之迹。猝有事變，投袂而起，若勁弩激箭之發，若儲之數十年於懷抱閒者之人也。蓋於天下可以常可以變之全局大勢，爛熟於胸中，而不可方物。以逶迤於承平華臚者也。斯豈尋常意計所能以耽軒輊者。今我麟公則殆其人哉！殆其人哉！百有六十圖，雖亦譚人倫之樂事，侈門內之祥和，簪筆以入，乘輅以出，無充腐之言，有迴翔之態。公弱冠通籍於全盛之朝，家世精華，山川清宴，宜其然也。然而微窺公行部所及，山川形勢，人民謠俗，蹟古今狀，皆備載之，弗爲無本之說，與不急之言，而又問民生之疾苦，討軍實之有無，天下形勢，半在於是，其姑韜晦其所學，不欲張大其名目，以託於百六十篇之繪事記云爾。即如在南河審河工器具圖說四卷，古今之奇作，天下有用之書，孰加於是，然其目不過曰謙豫編圖，非其章章明諭耶？今天下承平日久，而海氛未靖，此公所以有石公驗礮之舉也。公以河督兼署制軍，特小試其端耳。天子且益大用公，公行且總攬四海財賦而籌之，使公私上下交裕，然後入相。天子激揚清濁，煥發士大夫之耳目，以振厲一世，此海宇所喁喁望公者。百六十篇，皆其嚆矢也，更十年，自珍當更序之，敬濡筆以俟。

道光二十一年歲次重光赤奮若孟秋上旬三日，內閣後進

仁和龔自珍頓首拜

龔子顯校姪東維筆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

邀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搜輯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賓客且盡，遣聞墜，無可語者，悽黯而已。歲已亥，乞歸南下，信信揚州。揚州致諭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藥，妻東雜，築成。自宋始迄於當代，凡五十六部。大抵四庫所未錄，藏弄家所未見。邵君有心，黃蘇著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乏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為，尚書陶潛嘗語李兆洛曰：顧輯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茲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予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事成，可以倣編，劉魏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予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予贊別墅於崑山縣，距太倉一舍。天如予我以蕭開，築述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琴舟商榷之。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邵自珍曰：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吳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注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

事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內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爲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鄧范氏欽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過與純皇帝朝親獻書，願異日數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語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脩脩，踞天平矣哉。李君名筠，嘉議致光祿，屬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鮑自珍在京師寄此敘。

陳碩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自首末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純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

其所陳說艱難，算師疇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牖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求必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繹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碩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詬與詬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後，既婚書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干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干篇如干卷，某書如干卷，都如干卷，如日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碩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碩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龍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江子屏所策書敘

嘉慶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藩（一無藩字）以布

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觀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瞻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口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禮從周，皆是釐也。孔子沒，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斬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問，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詰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一有其字）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一無空字，榜下有腹字）榜懸標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一作扣）之以大椎（一有則字）必兩進之，兩退之，兩面而

搗之。襪之予之，不以（一作用）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至搗之。（一無此句）如（一有將字）襪之予之，曰：請言江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一有今老而分日固一世之獻也二句）乾隆朝（一作中）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齟齬，萬聞千睹，既老，勅成是書。覲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窺（一作突）往，義顯故可以邇求，指繁（一無此七字）故可以縱橫而備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蠶，涉岳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甄瓦之所積，鑿茨之所飾。風雨乍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異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一有者字）敢問誰氏也？曰：（一有於字）漢（一有得兩人焉四字）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江先生書曰：國朝經學師承記者，如干（一作三千）卷，遷之例，其曰：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一作者十）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灑也，猶得攀裳中原，於我乎親命之。

陸彥若所著書敘

陸彥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口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

以還土，可以小富。矧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士，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爲天下養二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爲天下養六人，以是爲差。天下之富人，亦必以是爲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觀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真僞半，勿具論論堯時，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藟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答蘇轡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與？彥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古農書四篇，呂不韋采之矣。汜勝之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二十篇，著錄家皆錄之。文淵閣又錄之矣。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諛嘲游戲憤怒之文章。儻夫，今彥若所著書，祖古農書，禰司馬氏，而伯仲於汜勝之、賈思勰之間，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一卷，都五卷，著錄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彥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 國朝詩徵敘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謂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

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一作無所）恩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留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為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為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臚自珍年三十四，纂古史鉤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其竄，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何，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口，其真以詩名者未嘗滿焉，而不可名為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為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咸翼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謫，其體裁也賤。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舉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著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虎哉！血龍氏之庭者，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錢吏部遺集

錢吏部牧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為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煥走訪，觀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滌筆而解曰：

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已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遂於經（一有者字）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蹕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頑，黝然黑，謾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愧歎，杭州以為失方聞士。詩十卷，無篇濁俚，竊似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三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一作鳴）數天，清日沈，風足，卉木，洽洽乎琴筑語而竿箏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室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墜，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高於命，情又膏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袁通長短言敘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為倪，以怨為軌，以恨為飾，以無如何為歸城，吾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奇莊言之欲其思，謠言之欲其不信，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豈擊吟戲，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闈，旬日而不可返，泊然止寂寥，分無讓於先王，而豈徒調鑿牙之一韻，割鑿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為之敘。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隳嗣。是內閣求順治典故，雜二十五。年，觀自珍策仕，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冊文一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柳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吟，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觀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續溪胡戶部文集跋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強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爲若干家，釐爲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若干通，異人與者，又必有昇之者，會曾雲祢，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觀自珍不發於言，言滿北南，續

豁胡子，則謂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不幸不發於言，言滿北南，口絕論文，瘠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局倚中效，韓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決其落而觀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之言，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汜涌，而更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經焉，小之言禮贖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作而曰：將強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強觀自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四先生功令文跋

其爲人也，博而濳爽，其文從容而清明，使枯隳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闕元，元和宋之慶歷元祐，明之成化宏治，尙近似之哉，尙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怛，其文叫獻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義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頗游其世，居可知也。自珍嘗之五都之陳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皆蠶者，必五十歲前物，苟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况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

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書。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法其條而晨洽其柯。欲梧桐梓之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我朝山川發詔。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視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而能爲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敘之如此。隻雅奇筆。時發其聲。欲論（一作喻）契乎千鐘萬鏞。噲噲之奏者也。青甘叫獻者也。武進管世銘。歛口承龍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

金孺人畫山水敘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本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濟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有姑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實未甘。卽隱逸以從。（一有狎字）魚鳥之游。五雲饜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借隱焉。爰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皆擬仲。似曾未聞民。（一有惜字）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

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歧而爲神仙。或歧而爲此類。將母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尙其思之。庶嬾百媛。尙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之者。愼然曰。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滯澗。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開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劬勞。八教所筭輪。盡事禪也。入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且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尙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閱之也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平正也。故其書三根。學焉而各無弊。莊論法語。尙懼不聰。鳥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身尙懼不明。鳥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鳥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者乎。通塞視前塗。鳥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煖愛。鳥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者思。有修。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鳥有一切鑿者乎。傾肝吐兩而予之。鳥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鳥有來卽擲。到卽斫者乎。無量人。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診脈處方。臨時區配。鳥有以現成語句。圖圖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

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荆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華七卷內邪？」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不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揚孤文，或不忍旁濬，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證，尙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藏藏千載，無調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寂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盃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論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瘡降瘡濫，瘡誕瘡易，味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號，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庚拙者用謠，下者雜佛，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編市矣。佛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爲支那所詆，不絕如綫，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予哀焉，又覽焉，噉思所以敬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唐荆谿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槃盤

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峯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璫之山支那，緇白，容有續九流，混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木施諸寺，重輯六妙門序。

昔者大師判八教曰：藏通別圓，頓漸秘密。不定前四教之儀，後四教之相，自初禪，四禪，四無量心，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漸也。摩訶止觀，覺意三昧，兩部，頓也。秘密未說，六妙門十六特勝門，通明觀三部，不定也。六妙門何以不定？曰：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一曰：數數者，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但契經不云乎？阿那波那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此門徹（一作撤下同）下徹上，不局藏教，不定者一也。二曰：隨隨者，十六特勝門中之先鋒，因隨以知息出入，相暖澀滑，促長相，除身相，特隨階神通，特勝攝不專取通妙門攝隨之本旨異矣。隨以後次第又異，不定者二也。問：數隨二門，凡觀不淨大不淨者，必先由之，故合不淨觀，謂之二甘露門。要是凡夫禪小乘法。若夫圓人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爲處，觀非淨非不淨，又觀息法，觀無常也。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此爲淺狹，彼爲高遠。應之曰：汝論理非論事，理則誠然。六祖門徒，元策游河朔，遇禪人智障，見其入定而笑之，曰：定有入出耶？理亦誠然。我以事論，則大不然。不跏趺坐，則四威儀中，取何者爲相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爲煩惱，風動搖慧燈，若存若滅，不知風相，那知地水火

相不知內四大相，那獲天眼通見千世男相，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古人尅期爲之，尅期則有出入明矣，故有慧行，有行行，圓悟者側修，下學者上達，且夫妄心不異於真心者，豈指下手處言，妄之不揀難用功，故聞訶梅檀不得反取，故十五門禪古德曰，初禪爲根本禪，以用阿那波那故，摩訶止觀有二十五科，爲前方便，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息如不調心，如猿猴難可制，故三曰止，用制心止也，雖云用制心止，不及三大止，但視乎其入爾，未開圓解，且用制心止，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如開佛知見矣，於跏趺時用三種大止，用體真止，卽空而假而中焉可矣，用隨緣方便止，卽假而空而中焉可矣，用息二邊分別止，卽中而空而假焉，無不可矣，神明規矩，私道者人不定者三也，四曰觀，此部之觀，先觀息，乃觀身受，心法四倒成四念處，其觀息也略，但四念處之嚆引而已，特勝通明由觀息，尅取神通，故詳此門，或取通，或不取通，故略及其成四念處也，是四枯四念處，非四榮四念處，爲未圓人聊說如此，圓人三種大觀，不縱不橫，全體大用，正在此時，借在此時，無不可矣，不定者四也，五曰還，此門還是裂小網，開佛知見曰裂大網，還者非他，覺意三昧之觀，觀心是也，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不定者五也，六曰淨，準上此淨，但是聲聞淨，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淨，緣覺體假入空，亦稱淨，乃知如來四德，亦受淨名，不入者六也，有至定者存乎曰名目定，網格定，次第不可紊則定，首尾相注則定，元藏目錄六妙門三卷，在謹字函，爲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明藏南北

皆闕，惜哉痛哉，讀釋禪波羅密次第門十卷，其第七卷曰六妙門，纒二千言，非元藏單行本，元藏既不可見，此亦足以窺全指於什四乎，未可知也，刻木行以少慰天台奇人求古笈之志，微此不定一門熄矣，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敘

重彙圖覺經略疏後序

唐書藝文志曰圓覺經，大小疏各一卷，釋宗密撰，裴休圓覺疏，序曰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二卷，小鈔六卷，今藏本疏與鈔皆合，不各自爲本，大疏鈔合十二卷，略疏二卷，各分上下略鈔或十二卷，或廿五卷，多寡之數，析緒之年，皆不可考矣，圓覺之爲圓覺，我佛自言之，疏鈔之爲疏鈔，圭峯師自言之，夫賦天地者，迂贊日月者，妄名字功德，吾無贅言，若其祖荷澤禪，遂洲則傳法之緒可言也，胎慈恩，息賢首，其講經之宗可言也，大疏雖繁不可謂多，略疏雖簡不可謂少，其二而一者，同是經之津筏，其一而二者，各其疏之體裁，茲取略疏契之，使學者先讀是，次第尋求也，唐志又曰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起信論疏鈔三卷，原人論一卷，皆宗密撰，裴休撰樂石之文，舉師所策，有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法界觀行願等經論疏鈔及法義類例及禪藏總九十九卷，以諷今藏，佚者半，存者尙半，今先取圓覺契之，亦使學者先讀是，次第尋求也，契之者誰，吳縣貝居士彌也，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吳縣江居士沅及仁和觀自珍也，道光四年八月朔觀自珍合十說由緒竟

卷五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一卷我 聖朝受 天大命以 聖傳 聖 家法相誦不立皇

太子 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

斬毋赦一以 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竄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

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即義交頸項以來絕統之正氣運之隆豈

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思逞曝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

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 聖祖始優容不

報揆疏不止自櫻 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

忠憐其蹙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奔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
有 旨不開缺元具行大賀章上 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
臣以革職對有 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 世宗即
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
父如我 聖祖 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
「王揆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
又曰「王奔清代父譴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即前往
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

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 高宗

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勳勳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

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堯坐於上堯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一無且字）不

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

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

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思逞曝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

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勳勳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鎮禁後老臣

衰頹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

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

席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致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

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
開林樾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
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醜羣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
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
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樾齊入表三千具

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泉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意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續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慧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曌楊玉環，皆為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張真人為尊師，一代妃主，凡為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霧閣事窈窕，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為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韻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

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偽亦須學問耳。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為浩歎。自珍贅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即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藏錢唐何夢華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遺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固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齋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尼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為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慧，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鑿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為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臆義，以詰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狂狷而謗佛，佛也，無以自解其諱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為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諷自謗，此其第五

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呿嚙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謾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緊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一無十字）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之用，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

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觀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跋少作一卷

觀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簾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擘屨，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願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美其遇，瞻瞻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嚮邈然，適適然，朱文正傳詩可以嚴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冑，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躋，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日，觀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翫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璫之山，東歸盡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易為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為古文？晉臣荀勗以為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為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其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為方室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鐔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迄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據拾與，可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氏衍兩家善矣。翫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入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境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為此傳逸文，為撫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翫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幹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鑑本，邵氏夔古

本，注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為善。

翫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襄濁，神物但謝，不逮草木，不爭金玉，鄭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為儒，耳割目誦，不如鄰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愜悅，夷于碑家，尚不得魏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翫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應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子有捫而是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

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興衰，尚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其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贊六疏。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發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論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叢家言值日者之祖。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尚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言，吳言之，始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著，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子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闕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解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普臨皇象矣，墨蹟好，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閣，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籙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中鑿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雜之，乃觀

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鑿鑿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藁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第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翠響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家，在家為家訓，在教為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為句百二十有四，為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語如識如頌如諷如語如頌，雖瑣屑有足意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詞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

吳配崇，襪氛掃寇，討莠除凶，旌旗蔽怒，祝禱歸衷，蒐芻獮狩，三鑿十攻，飲至安俯，延進斝，燻葵元后，燭耀燻穹，瓊瑤瑤琳，紀烈宋風，秋鞮演，闕，閣燈消烽，館，翻湖，壘，壘，冰冲，韭稻莖，菽，娘，天，劬，豐，兜，航，介，壽，旨，者，製，窮，搜，山，掘，穴，軀，抱，痾，荻，芥，杓，杞，昌，歎，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芫，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利，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榷，槌，鬻，吼，梵，頤，潮，雄，琉璃，現，界，諸，菴，呈，峯，拯，蘇，焚

溺。警喝（一作偈）。迭。響。闔。闔。稟。哲。并。徂。祁。僮。鶴。巖。嵌。飾。鷓。鴒。鑽。銅。漣。紋。滌。影。鉛。粉。洗。紅。鏡。斂。眉。桂。園。鶴。琴。蓉。啼。妝。歛。妒。冶。夢。憐。松。頰。鬢。眠。枕。搦。管。汗。形。娉。婷。窈。窕。綵。線。婢。姘。玲。瓏。歲。蕤。芳。澤。雪。鬢。嬌。融。梅。蜚。竹。亞。窈。窕。蓬。瓊。愁。眉。暎。嚙。嬌。適。姬。農。春。臺。霽。敞。行。閣。響。虹。襪。祥。祇。豐。丰。臚。旅。碾。婆。娑。娑。娑。蟹。脯。滑。已。破。辛。祈。謀。弓。零。舞。禱。禱。蚩。尤。蜡。饑。猶。虎。札。擗。天。昏。促。衷。極。繼。漣。粟。牽。船。征。商。權。監。緝。泉。貨。連。關。津。弛。罽。幼。狎。爨。權。毫。肆。豆。組。饋。鈴。寢。鼓。颺。笏。箭。繡。織。緯。錄。賈。冊。襲。奔。一。變。臂。寄。六。籍。司。詰。奔。聖。鼎。首。珣。瑤。璠。纂。纂。斜。鐙。刑。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尚。浸。淫。醜。鬪。肺。腑。鑿。拆。鬥。智。馮。陵。醜。虜。謀。祕。算。彈。財。贏。勇。賈。鬼。閻。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翻。反。奪。汝。隼。擊。歐。逝。隨。技。危。詐。飯。輓。牟。尼。蹈。轍。鄒。魯。殲。殄。謗。讒。緝。肱。管。揮。波。灑。潤。贈。中。慰。甫。鶯。鶯。戩。梁。鳥。驚。聖。落。陔。邱。慈。供。長。回。饒。譚。原。隔。颯。騏。頻。繁。篋。笥。鱗。趾。覆。蹶。切。庫。溢。降。容。錫。曼。羨。耆。素。純。暇。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肆易，莫不肆詩，莫不肆（原作詩誤）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即存，此身滅即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視邪，抑逮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

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頌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噲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顧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爲僞，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白自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平定羅利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於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利情形事。終於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利定地界事。羅利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

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湖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遂其人，首尼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修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藤牌爲主，領藤牌兵者，漢變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中，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遂之而已，不戮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遂之之意也。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欽差大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既陞辭禮部主事，仁和顧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夷筮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曠，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一作史）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况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烟，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劓，胫誅，兵丁食宜劓，胫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

也。公駐驛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頒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徙驛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便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驛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舐，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讓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緇。」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一行將關稅定額，陸續積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剿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餘艘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况路路可追，此無可追。

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陳之原野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點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占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况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憂形于色，而有况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釋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鵠矣。

附來札

定齋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輾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繙繹大作，雖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第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咋者，附中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

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飾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家姑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曠祺。統惟心鑒。不宜。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一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陞辭日。論曰：「朕召女出。非徒畀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沈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陞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後進者。鏘洋滌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欽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魏棠梓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饒。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素之長胤也。與曹署之多聞也。願脫略主客畢一畫。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二

公有懿德。以遽于襄。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聽其外。正視繩行。無間其衷。必能正其

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頌頌。其行簡簡。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行行。以無失。必能糾其吏。匿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靈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壘。進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蓄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醜河江以淮一木。任農稷以蕪一區也。魏羣祥曰：「今天下大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質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爲慍。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皇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

命城營邱。四牡八轡。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遄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升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過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始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私。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探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韋祚之言曰：梁公共有懷乎。游暑永晝。騷駸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簿書束束不皇他術。鼓夕沈。吏士就開。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烟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皇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欸識。蒐掌故。談人才。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舜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鞶祚無清風之辭。其害日慰公矣。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敝敝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

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茫。目迷漸。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颯浪訇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堦。心已定矣。睫已合矣。稿乎其如息。保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敏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無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難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少年孤舟有獨行者。郵以貺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倏然綸譏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貽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警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暴於聲。晉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警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警之。萬人警之。嚙

擗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噉噉然力稱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喻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有。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送徐鐵孫敘

觀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隘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爲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閨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東遼中原，透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滌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屈，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苦，沈若周秦間數子之纒若，肆若而奔蕩，而噉噉若，歛之惟恐其抵擊之，惟恐其隘爭之，惟恐其昌洋而敷映，則夫遼之長白與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飯，肅拜植立，橋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掩護以言之之言，乃亦據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

如嶺之表，海之濤，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世，冠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胃也。如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睥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末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端，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湖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匪賸，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夥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子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縱難送曹生

天下範金搏垆削楮揉革造木凡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踳踳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失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範金者，亦無搏垆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凡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意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範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垆而方員。

之，有楮而續之，有革而繫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瘡密瘡華瘡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續之，不難其止，於乎！觀子未得為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籍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閱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為天下范金搏挖削，楮革造木几者，嫻笑作縱難。

擬上今方言表

嘉定七生，觀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為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鏗人應於堂也，其相修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頗長言以宣之。自珍曰：美矣臧（一作壯）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醜，蒼外幽中，而蠅聚而蝻散，士之相為友，年齒若則以為友，家世若則以為友，科第若則以為友，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段借牽引，真相悖厚，聲名出已，右憎不相左，死友呶詬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為友，科第若則以為友，家世若則以為友，諱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鷗獠，一夫搖臂，百夫褻淫，記解剗說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解說必強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燕并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

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并，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為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為媚。默默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恆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頗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璩，姓陳氏。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一有昔字）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一作疏球）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弁鴻綱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虛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而易考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撰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凝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為臬也。音有自南北而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軒，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擷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為文字。故傳曰：一聲之精者為言，言之精者為

文。一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僅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曠，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攷官書，能見檔冊，能攷檔冊，能鈎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強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櫛味，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箸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既富既饒，永永不朽，臣考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

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仲管削簡，總理其迹，圖略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著述，所得宛漏，不敢仰與官修各件，繁短長於萬一，願見欽定四庫書目，箸錄文淵者，於下士私述，間蒙採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述曰：

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嗣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第一。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考厥圖，述禮志第二。古舞侏儻，廟門之下，號哨者，何以伯詐，述樂志第三。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擇度志第四。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獸特，西旗旣同，述旗分志第五。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第六。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第七。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禰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第八。小東大東，溱潏鳥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第九。古凡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第十。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第十一。教駝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第十二。斯者託志，不資毫毛，國豈因之，落葉龍艘，述宇類表第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聰厥際，述聲類表第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費。日討日巡，請詹居，述臨蒞表第十五。燧燧中原，有削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第十六。林丹既夷，翊支具安，如鄂承不，雲祚磐磐，述氏族表第十七。收其大人，扈入居唐，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

一。愛猷之遜，滿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第十九。古解封建，聖不得已，因虛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第二十。碩矣天姬，為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第二十一。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繫佐所治，述旗職表第二十二。

二。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第二十三。濟濃俗青，其汗其王，漢南視之，以為朔方，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

三。帝嬖天姬，再世降靈，匪戚伊勤，遽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

特表第二十六。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七。昔也五族，也今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

唐努之山，為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

帝平羅利，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屢遷，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

三十。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

為一表。彙欽吉思，遂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

為一表。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借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釀自珍撰表。御試安邊緩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身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擊空開邊，一日不能有，則羣者紛紛請食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番其上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遠勢，與前中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為擊空擊擊相，而無五邊之名，番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讓予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番著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爾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克轄之，回民之信服，善將帥也，未必如其

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饋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俱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谷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而入倉可以儲，可以稻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久許土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授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他權存于官吏，回子情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糈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借優渥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抑給中國之解餽，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愚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

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帥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覩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漢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勦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百萬，兵差所過，州縣困窮，茶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喀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不干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亦懼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盟，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卷六

文六

擬釐正五事書

蒙左右咨訪，頗得芻蕘之言，上禱太平之盛德，下增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淵淵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繼得五

事條而繁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尚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一，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為本朝石經。本朝經師駕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諱正文字，為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為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其四：一曰改偽經，東晉偽尚書，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自來，書體屢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為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鏤興，有功於經固巨，羣亦有之，著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雖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為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尚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為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展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寫為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考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諱昭禮）嘗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創。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辨，其以國語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圖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

以萬計，其以漢語為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創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為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錄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創，為此語時，禮部尚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即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怖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巨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勸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

國朝名臣奏議

國朝奏議。私家敢當抄，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役抄故也。大氏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抄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莫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 聖

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靡，實聖朝之美譚。

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靡，實聖朝之美譚。

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眞才，餘不備。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上大學士書

中書曠自珍言：自珍少讀蘇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考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以胸爲是，以胸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變，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胸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胸弗謂是。大廷廣業，苟且安之，夢覺獨居，胸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胸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病疾，弗辨也。然胸弗謂是，如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蜩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浮厲聰明，煥發神采，賜舉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考

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日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胸中輔臣掌故，亦熟悉胸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口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犁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徧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疎，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其中堂開缺，局勢即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

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舊無不奉明文，澹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人，宜无不得藉口內廷，常用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颯然曰：我外廷乎？（一作我非內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授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即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稟擬輪替，是其專責，豈可閒曠。保節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輪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殫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虛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

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咎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澹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高慶張學士麟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虛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虛中堂，內閣不知有虛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間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虛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創之，汪中之，虛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虛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係軍機大臣，長係御前大臣，蔣係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即軍機大臣也。中書即章京也。壬子後軍機爲諭之

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實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者乎？實中奏牘有不曰內閣抄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手題，諭多手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中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解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閣臣爲開曹冗員，而拜科臣亦成開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開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鯁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既分，大學士反侍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

萬一行，則大學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天下後世嘲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王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考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創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透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顧謂革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革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足。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

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額之，即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一官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皇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鵠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駁良是，愚以爲侍讀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

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摺侍讀，假使摺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况實缺典籍，由中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甯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一作列）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一作桑）繼豐充纂修，葉（一作桑）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選

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林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翻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鞏謹啓大人閣下鞏昨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胸臆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親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系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曠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昨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考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殊宜力挽也鞏昨先祖官禮部鞏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髻卯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躄奔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昨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况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趨

奔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南權朴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偷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日一周）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矣。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夸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嘖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浪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自其不便而止。此時幸無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

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褻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嘲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讓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饋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自堂，或其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即重，欲輕即輕，欲行即行，欲止即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遂延英具奏稿，尙書文字學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眞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驥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慶不聞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議，幸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調撥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論，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代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驥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明，何以自處。

宜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懸過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差矣。以上四條，主事龍鞮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賈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一無起首三句。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積，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一無漢大臣以下四句。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翻（一作正）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一無庚午以下十一字）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關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颯尾而五，自素養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弱，一異面貌，平正似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懲回人之無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鄰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狹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

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塔爾巴噶（一作哈）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蟲蟲，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尙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助逆背德。

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泊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洲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下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悼，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無事。今之守回城者，

何如曰令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回，不以禽雀待回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氈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十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山崩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超勇親王未稱賽因諾顏汗時）不過北陞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貧，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爾汗，兩汗亦有邊境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創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境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噉而西嚙也，遂回部，擄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

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逆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躐，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秦岱不籙，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何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翎頂，愛惜衣食。○誦經典，耕耨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尤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選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覽自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一無以上四句）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一）作在一統志館上當事諸公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讎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讎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

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駁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 欽定西域圖志及 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

新疆外，隸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恒都斯、吐諸類，舊志約略闕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屬國（一作屬）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喇喀伊克之間，東北則錯處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 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爾用之，巴爾虎則 聖祖平羅利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賀市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愾愾者可比，是故 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管取科布多之札哈沁一旗，攷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其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討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迨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汗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尠矣，於思不爲縹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聞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 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利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著錄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一作貝）爾一事，

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部落界移送，到館本館以 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 札哈沁族類雖細，已蒙 欽定表傳，隲入，宜將鶴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札（一作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參贊大臣，將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閱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 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囉（一作羅）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現旗二，爵二，貝子二人，一僱厄魯特旗，一僱厄魯特前旗者，是與 皇朝文獻通攷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文獻通攷襲是語，按（一無此字） 欽定王公傳，輯阿喇布坦（一作阿利爾布坦）又作阿刺布

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稱推河，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魯特也。何有曾牧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一作二)歧矣。細繹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稱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一作韋祥)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稱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版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考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附牧地，既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縛囉(一作

羅)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舊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考四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縛囉(一作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斯，乃補入輝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輝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縛囉(一作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諸何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縛囉斯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修官書者，閱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版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於兩支中，夾敘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曠酋所居，出口卽是。泰甯衛出關卽是。始則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境矣。和碩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備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稱，自

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書宜略知鈎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即是姓可也。謂和碩特即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備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扈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囉（一作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廿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囉（一作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盡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囉（一作羅）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尚有綽囉（一作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焉，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

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臚，僅西域地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嵩齊忒九官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佳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且，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戒殺（一作戒食犬豕），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歷元亦不拘，至朝同日分抄無餘之法，而自成章部，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歷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歷也。其教實與西洋耶蘇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祇祠，自是耶蘇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一無要之以下二句。）

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蘇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蓄之蹟，且盛（飯依回教曰以

瑪納底齋期，則旨瑪督阿勒黑勒正月也，勒比歐十月也，撮記之。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鉤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木則，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類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黎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

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尚多，未易擧，宜擇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棄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採，致爲榮幸，而（一無此字）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論青海事書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

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遂於正德間之（一作之間）蒙古阿爾忒斯，再見遂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遂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今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其餘喀爾喀一旗，輝特三（一作二）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讎（一作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禦，澤中諸旂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即弗恭順（一有傳曰括糶及米六字）羅卜藏丹津非其前事邪（此句一作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耶）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汗諾門汗一旂最富盛，貧番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達賴班禪（一無此二字）之下，并在漢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褒以封號（此四字一作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勤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釁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徵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概，以附直而

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亦昔歲開斜方面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常見還也不餽（一作賜）壬午十一月八日。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邇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三君子鈎釅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歸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此，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微人亦慙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親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鑿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

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創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纏而不歸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嶺，莢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瓊人世兄。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從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迺者，皆願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立，天不兩廢，何廢何立，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氏，律制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何？（一無此字）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排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八，稍稍厚乎漢相（一作朝）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賈誼、鼂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位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一有之字）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贖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魏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莠荆中之名之擾擾也。我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一無此字）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

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皆封，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愈窳窳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賴子帶之偷，伺肘腋以怨，非上策（一作冊）也。如皆獲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開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窳窳，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背上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一有願知一二四字）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戶下五旂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

見家長之禮。包衣（一有人字）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

客人求蔡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齟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情感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情感而來者，亦感而應之，招帳鋪敘，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說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其於辭，冀哀而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言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誘責，不可辭而，雖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卓侃論語，凝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考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彬。天白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搜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

云：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聞之，聞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過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諸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冊，荀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其目上凡七上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鄉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籛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屬函，齎此奉奉，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與陳博士箋

諍節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論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况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覓查出推成一書，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心，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體曰寡權之府，銘其甕曰多慎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

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况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况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况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遠足下督策，揮舉轉多，昏沈不甦。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况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榮寤寐，間然不願沮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願費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彭彭，水何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俄夫之震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叱矣。嫿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辭矣。况陳且嫿者之本有雜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閱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常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宜。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與江子屏箋（題首一有附字，蓋附於江子屏所書序之後也。）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鉅衍，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

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附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滿詠白文，創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措，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治後，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意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歸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籥之，百物爲我隸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圓，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猥刻以

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眞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駭，稱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剗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忘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勸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驚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童子妍點萬狀，志竄長者，奸而不慚，死而謚感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屢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咩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游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織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屢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申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糝，莊子曰：吾虛而與

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眞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與人箋五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嫻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瀧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閒者成丘垤，拙者成巖窟，皆天地國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暎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

與人箋六

走心與跡異，非咎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解列子語非是，造化之業，以俄曠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人之業，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

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遠之，道家之言，其爲道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與人箋七

示與某學士書，稱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京處士喜標榜，然史稱會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稱之。賢而李鄭皇甫混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稱門生，蓋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目士有此感，已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垂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由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黨序州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亦合夥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尚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舉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違罔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于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而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舉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徵也，徵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稱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稱彼夫子者，

自稱門生，或稱受業，稱彼某官某先生者，自稱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既稱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稱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與人箋八

今有家於此，鄰人諱其東，市人諱其西，或決水以灌其塋，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突入其門，奴僕鵲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家長者。子姓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是慮，而其家必不遽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騰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擁臂，欲筮答其祖父，祖父欲勳於賓客，而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聞爾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烟，而民弗許，此奴僕踞家長，子孫籛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耻，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煖，客益衆，土著益許，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尤尤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蠶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

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礎，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腠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閑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埋之，歲歲掘之，故上浮，故上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瘡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劫，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羣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節，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歎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既不欲久淹，天意調我，人事恭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既送客，書示兒子。

卷七

文七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關於機者，

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價。（一作值）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夔，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坤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駭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喇嘛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自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座客遂巡引去，其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鬻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季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蓋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龍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季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謬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龍自

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季遂死。則爲了莊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燮，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燮樂心口問，其爲文也，善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適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葬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燮者天也，宥燮者帝也，仇燮者海內士，識燮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燮來燮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尚書，謚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口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尚書，改工部尚書，卒於位。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年十有二月口日，葬於州治之。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觀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以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端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

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末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吾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藥工主之，藥工誤，吾則勇改。唐末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藥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口口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著書不憲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未嘗有所高論。吳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尚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尚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之士，勉勉顛顛，人知之。立朝循典常俟，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

年且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既殄定有議加築

宮墻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

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

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贖何辭海內迄今弗知

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

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

璞之瑟瑟外有文也繆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

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為大

道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銘

嘉慶二十年親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

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隲大使讓通判銜錫以行

狀來乞銘狀錄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

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矧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

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

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

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筦守屬縣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

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贍之猶子諸甥侍

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為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

人側室韋子二韋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

婦狀皆信乃銘

銘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尙封樹之可也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

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成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

牒其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為

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

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邱末胄播遷入本朝家於江

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

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公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

雄字伯宜以松轎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

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閩事之羨也

公諷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為犄角勢及鳳山警

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自總督常青一賊不足慮請假某

兵剿東港且斷其糧道即鳳山潰矣一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

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子趨鹿子港擒賊日楊朝派

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

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士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

日潘猛搗烏龍旗不下公命守備邱帶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

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開城樓屯柵池隄

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

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

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卽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帥吳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餘艘，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地滿崖，竄獲僞將軍李老合，遂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爲警援者，公踞地勢，故無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潰圍出，公料其必奔茹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瘠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掛海壇鎮總兵官，福建安公至，始奏卽眞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聞，斥候稍疎，卽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龜龍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鬻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戍參將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纓霧四奉，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

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鈞得之，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卽行奏請。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會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會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延珊，國學生，榮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靈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龍氏之言，用卒告闡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翰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輿亟輕

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下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杓然之意，鉤日於感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昔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由右閩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閱秦火之燔，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遠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懿帝王，謂開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閩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閩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臣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禮房爲師傅，問之忽然起，適然思，然歎，愾然而竊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萬一，公自願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儻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渾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窺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

之旨，殺不辜，兩失不經之誠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誠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施整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誠亡矣。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言尤荷鑿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千卷數數解，萬說。虺誥伊訓而晉代劉裕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妻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日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日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日年卒於官，年日十有日，以嘉慶日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以金不受，遺以三品冠受之，及卒，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留，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攜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兩廣總督謹敏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

(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季秋九月，兵部尚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既聞，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齋，郵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數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翰，睿皇帝朝，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口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上罔不委任，上之任之矣。公罔不得樂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固不成功矣。厥後罔不善。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禮如盧大人者也。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

涿郡之盧，烟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

唐，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炎，五歲瀕梁，神姬活之，憑讖告祥。

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親政於曹，翠翎英英，出

治南服，又歷試旃，以知宜房，龍飛自天，浹旬三選，電發雲驥，初

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陣用兵，西陣

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饒，轉饒如何，十萬西師，勳命一方，犖牛三

萬，役夫又萬，執算庚庚，算定檄飛，自送大軍，夜出燉煌。帝甄西

功，公不搏賊，公乃綱綱，既甄既藏，休公于管，羽毛迴翔，西事再訂，公請復西。帝還其璽，帝命作督，於江漢潯，江漢湯湯，沱潯爲田，龍魚夫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子彼龍魚，以奠荊襄，有蜺有雉，負崑阻礪，不賦而饒，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越之，炎靈速之，既黎既康，使者汗矣。帝問南矣，公偃在牀，進麗而南，移節遷旂，瀚海洋洋，獼猴所戩，小沖大排，弭首如祥，乃問鹽鐵，鹽官告贏，鐵官告良，嶺雲白矣，海氛黑矣，嶺樓夜狂，吁嗟嶺海，大寶大特，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拊而驅之，追咎有明，瑰麗煙龍，巧工所都，誘我籠篋，遂瘠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有英吉利，降鼻高匪，環伺嶼門，以窺馮那，任伍其檣，繼鳴地中，長鯨和之，擊波波浪，澎湃百季，自五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以燠居夷，勿汝礫攘，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蔽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颺，天不俟公，不蘇東南，公也暴亡，凡公所亡，聖清所覆，禹蹟茫茫，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閩，後有式者，天祿辟邪，警蠶飛揚。

曹尚志稿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行，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面稱名，泊然化，觀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鹿，唐而下，多怒行希異之民，不汨

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眞仁哉。

刑部主事番黃君妻周慕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孀，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兄相繼卒。笑矣乎一門之內，尚於李，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祐，天鍾之，天皆狹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含，茲窆有日，願書其表，墜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宦南，占番禺籍，生聚榮，養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誓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慈順，自姑嫜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嫗之續癡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愉悅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寒扉也，匪骨匪肉，翔所各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溍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親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瘡，親族無知者，寡下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昏，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娘立吾側，飲吾茶，果瘡，侍病者皆泣，四娘者，吾父于諸同產季也。

道光十九季，詔旌上海縣徐兆溍妻林氏，泰立石墓側，使自珍銘曰：

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彝母碣

闕里孔憲彝，其氣儒者，手朕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日，生三子，憲彝仲也，逮事戚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紉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吟焉銘曰：

璇珠輝輝，氣質溫，必有回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閭門，東魯喪矣，西湖妓，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媽女碣

朱山人海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纏，天色垂纏，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媽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翌日自往哭之地，多青潦，噴浪無垠，日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識兆，告其友混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黔潘氏，嫁瑯琊，夫甚貴，事夫良，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奔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釵直十金，何貸之，糶米鹽，久不償，慙以林，細甚俠，無德色，望夫臺，細襄，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霑露，子先殫，辰以奄，莫殫之，莫燼之，報釵德，銘瘞之，居庸關，天之西，夫不歸，冢蕩蕩，樁無漆，媿釵德，樹之，心甚赤。

海門先尚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蓬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賦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尚陳君，賦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紫，若白環，要有白文，其圖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頓，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奮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祇劾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熟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創草屋，斷木爲椽，治釜爲墼，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蝨者立厚。結苗既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衍自保，於是遠近之民間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墾，寶贖以求牛，懷穰穰，儲瓶缶，挈大男，祗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著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矢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舖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耨耰農，

先農也。先尚司耨，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耨祠。吾祖宜爲先尚，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既爲祠，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觀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觀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此文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口，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以人疾首，君杖道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冲夷，淪隱以沒，年口十有口，實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砥，樵蘇是侵，一坏眇焉，應麟震然心傷，爰糾其族，既封既樹，立此高闕，峨峨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介，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之

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誦矣，西人求矣。巖巖賦疆，有龜有豸，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嚴。遂褫公章，西人號呼，朝亦弗詛。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兆正。考者德于鄉邦，剝元石而失姓，惟世澤之必鍾，感文孫之哀敬。攬刻辭而無爽，隘兮總英靈於家乘。君配耶子口，君弟口，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顧自珍爲文刻石。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養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俟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卹，四行爲親親之事，二行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士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絕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目，無專官無條目，無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已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祿入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一作者）曰：閒民贖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裔，姬姜子姁，胤芊之人也。若夫莫葬市井之人，叢叢而蟲蟲，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

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葬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我聖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悅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絕於天地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悅生堂，以佐聖天子養民，創之者誰？何南吳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參議鴻臚檢討人鏡也。出貲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程子曰：風雨寒暑也，孰親之？扁輪也，孰啓閉之？木石瓦甃，孰庇之？輿之侵漏也，孰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銘堯記。道光戊戌五月。

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且而起，漏四下而覆，不接賓客，瘞志纂述，大書如棋，小書如蚊脚，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幣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局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舂餼，有白皆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

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書番禺許君

粵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其物產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日權鹽，曰舟師曰五市，三者恒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董全粵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爭利者，既起家，顧不屑自封殖，曰：「粵天下雄也，紆朝廷南顧，而下爲里糧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老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舊也，私船之法，式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狃鈍相萬也。尙書百文敏公方銳茹羣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其如君言，則退而自具舟，神機鬼式，百十其舳，疾於颺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峇里，而自將之，日散千金，自爲守，其年改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校，君愼然曰：「夫五市之耗中國久矣，獨徠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客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徠，淫巧而快於饕食也。宜蠲其稅之入，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斂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策（一作冊）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策（一作冊）云。子曰：「祥光，仕爲戶部郎，以疆疆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解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曜其鄉，固世魁傑，

宜乘安車應 清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婚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藍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母與試機大訛，初蔡牽朱濱兩盜爲海巨獗，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至，海濱諸將怵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啣，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傳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母乃哈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擡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一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季失鄉曲，數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一夜半，畫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簿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檣之發，抵巨礮一檣之勢，抵鱗鱗，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

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遂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橋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濱艦中，或爭軋，祖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翻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譙，劇爲游狎，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願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判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即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一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充，乾隆甲辰。上六句。江南尙衣，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人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細，或某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琵琶員不具，或皆其而有聲無容，不合。鴛且至，頗奢，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嚙使喜，以屬金部，署定其目錄，琵琶員曰蘇州某，笛師曰

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且色吳縣某。隊既成，又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嚙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隊成裝也。鴛既行，部不復折，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既以僻，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祕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姚冶跌盪時，則必有一人敞衣，冠面目不可意，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婆娑然，權奇雜廁於其間，以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颺名，伶羽士名倡，怪俊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既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既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肖，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癡，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謠，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悽闌，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鷓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籍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撓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

約略傳其聲，貧甚。走南東至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字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楫之觀，燈酒之娛，春農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盪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吳之繼。

繼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憂之所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瀆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飼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騰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哦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鱉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愎，今也柔而復。」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一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願者，謂巧言之五章，一當此時。天下聞此，邈若如此矣。願癯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年，遇其曾孫於市，脫百金之裝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

龔自珍曰：予不識癯，識其弟子，數數稱慕其師，予曰：從子之

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齋，遂於巷市，客於巷市，遂於州都，客於州都，遂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儼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抄，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繫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間。」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一何謂開舊貨攤？對曰：一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肆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僻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鑒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觀
自珍得其畧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
也葉系以詩或紀程紀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
詩平澹而屈強 同里後學觀自珍謹狀

同里張會南漪王會祥慶徵皆爲杭大宗狀此第三狀
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鳳山知縣常州湯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
之大紳子荷業實從大紳創荷業左右翼父死常州人謀曰一父
死忠子死者宜建忠孝祠以祀一純皇帝諭祭之文在犧牲之
石海內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甚備荷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
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既致仕居江甯府城北之紗帽巷仁和觀
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將軍崇祀忠
孝祠贈公像益悛悛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僅半卷贈公所
爲也其言冲平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一昔之日狂濤怒鯨問家
坭巢阻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棄詩以不自慙而先棄凡
今所存皆以棄而存一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天地而禪史
冊者大氏遭遇時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臆者泊
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是而已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
後學觀自珍再拜記

書果勇侯入覲

龔定齋全集 卷七 文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
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
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
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
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大門上侍衛其
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 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
不過闕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
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內臣
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
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 賜
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內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
琅孫士毅皆詔八旗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
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迥翔立外
廷奉外事普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非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
今大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也雅材觀自珍友
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莫聞也侯之入覲
何自自略什噤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
既與侯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侈侯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
見書心經蓋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春日出螺師門與龔

夫成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橋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問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哺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攜去，他日見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印而掀髯曰：是矣。矣。吾甥鎖成，臂失步入一人家，從窺後，厭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橋夫言甥鬻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勘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悖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坤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憚，事不成，徒沽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坤答侍郎書，大略云：和坤頓首謝，種種有處置矣，月餘報至，亦和坤與侍郎書，辭甚

嘽，謂君給我，侍郎慙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劾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類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罪已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願負抗直之意，偵主喜懼，乃一發聲，留僕俟處置以收，信道可不篤耶？該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八十二旗，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即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實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實無定期，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焜，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煊，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鯁，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領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蒞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予蒞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廷英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無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歸，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傍溪，溪聲，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容發斷髮，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誰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促窗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弟弔岡者，舟甚捷，靡幕，皆文繡，疑舟窗蓋，蔽也，審視，玻璃五色，其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已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尚可識，其可登臨者，尚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

至，則大謬。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著若叢書乞為鈔為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為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即有之，聲不能徹耳，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為鬢求書者，爰以書畫環填互通問，凡三人，淒聲哀豔之氣，繚繞於楹亭，艦舫間，雖濟定，是夕魂搖搖不自持。余既信信，怒流風，捕餘韻，鳥視所謂風嗚雨嘯，鬪狻鬼，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為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為蕭疏澹蕩，冷然悲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次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尚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梅館記

江南之龍吟，蘇州之欲尉，杭州之西谿，皆產梅。或曰：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一有梅字）以疏為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死梅病梅為業，以

求錢也。梅之歛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穉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縲縛，以五年為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梅，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琴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廳，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由嗜好之徇也，賓客之躐，孰浮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歸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頎然者，聆其欵，鏗然者，試其行，眊然者，從之，逆效其威儀，澁然者，雖以翻韋祚之吳，然意言百家，登是堂，愧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有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甯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藝嘗與韋祚遊，阮公之門者也。堂祚題其欄之左偏。

為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溯 睿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居，應景運而

騰趨，緊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分翔

東華以釋籙，又排樞禁而領掌故，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霧分，躋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述兮，走駟騁于周道，覽皇華而如晉兮，采唐諫之佚調，俄棲解豸于厥膺兮，每於草而密告，帝畀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鏡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劬，半九州而百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驚者之為恭，特精悍于西江，煥神口于垂毫，曰承前躅之發難兮，丁南嶺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磔，換兮，三歲撻而垂效，帝曰：「久矣，女子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開悟積勸之所，托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兮，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祖兮，等春華兮，秋標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士，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婦上書，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烏名姑，惡誰當雪之，救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疾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定齋八箴 大恩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慮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蚍蜉。

極思箴

烏乎！蚌之赴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遂蛇，勿恃而心光，以臚而益，女不懲曉。

志未遠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慝。攘以自界，又有雞鷄之慝。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假諸皇天，有墳五百年，假諸後昆之賢，推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苦中，圓何必皆中，壁斜何必皆中，墨直何必皆中，墨其無形之形，受形散，有無名之名，受者固有容，有勝數樂，其適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饒，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傾。

齷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畫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溼在臍，子在川上，歎彼逝水，柯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懇傷其神髓。媿公有祝，妾爾幼志，吾從媿公，神明澹止。

懷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懷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懷史佚周，任而不擇，今天夫天下，壞壞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違親，有父兄在，聞所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妻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稱親，不孫而已矣，行不稱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衆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荄譯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得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敢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紼紼，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牀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聞，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圓樂有規，方樂要矩，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定齷七銘

德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鏡之銘曰：如擘油滿中，不動無所乘。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道，心光之則。

盂之銘曰：惜於水，停於盂，不滯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輪。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嬌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適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盤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妻嬰而無狀，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

覆而不舍，製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

動。黯黯長空，樓凝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

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

春萬年。

黃山銘（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 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之間，滯

淫古歛州，乃銘黃山。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閩風，高建杓角，沈

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聳飛，丹砂斂執，海起

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

后，棹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壁壑，

椒倍慙衡

紙冢銘

觀子瘞其所乘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函以封之，并

爲元石之辭曰：

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星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朝

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天琴頌

觀白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

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幅，授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

風雨，余鼓斯舞斯，黃斯文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微聞斯。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且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

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

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今古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

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尚不知有佛也，乃適而之于愉悅曲屈凄異幽靈孤謫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伴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尤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无不備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狀，无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靈且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濟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讀曰：

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且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虛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黤黤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嗚呼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衝，上繫齒車，下不通清渠，百

腥塞填，七竅不得以暨舒。萬民飢荼，於是王乃凭窻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侵星辰，招鷲鷲，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拏，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繇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盍然而和，愴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矜者遇之而精，朝不曠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聞，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陽招之不能降，馮相讓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鱗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譬兮若海鳥之幪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蘆鮮道德，藥餌雲霞。濟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凝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眞，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夢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水僊華賦

有一仙子兮，其居何處？是幻非真兮，降於水涯。繹翠為裾，天然粧束。將黃染額，不事鉛華。時則鬢雪鋪簪，蕊芳蘭其未蕊。玄冰薦月，感雅蒜而先花。花態瓏鬆，花心旖旎。一枝出沐，俊拔無雙。半而凝粧，俗華弟幾。弄明豔其欲仙，寫澹情於流水。甕盆露瀉，文石苔敝。休疑湘客禁道洛神，端然如有恨，翩若自超塵。姑射肌膚，多逢小劫。玉清名氏，合是前身。爾乃月到無痕，煙籠小暈。未同汀蓼，去琴秋水之神。先比海棠，來占春風之分。香霏莫渚，水雲何限。清愁冰泮，晨洲環珮。一聲幽韻，別此盈盈。濂際，盜盜座隅。壁白珠黃，色應中西之位。攀紅梅素吟，成兄弟之呼。霧蟬低徊而欲步，冰綃掩映以疑無。水國偏多，仙臺誰是。姿既嫵乎美人，品又齊乎高士。姪佳冷適，故宜濼筆水甌者對之。

建德宋先生命作此賦，自記

戒將歸文

予幼遭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貧予于案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兮，（一有斥字）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矜兮，非衆磨之能穴。耻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谿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窟兮，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尚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為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運。入屏處而自探

兮，乃大哀而亡命。堯微曠之不九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子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眙。諒空蒙之不我構兮，陳文言以邀媿。舍芳香而誰御？（一有兮字）復澄照以長辭，恣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蟲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憤而之形骸兮。乃瞬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紘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懣而徒勤，嵩靈怨之沉沉兮。修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墜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釋而誇汝。義以孤而非繁兮，情何予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督百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奎雙兮，曰禍福在予，責繚戾之凄清兮。亦伺人而闢投。其佐或律兮，分神化軀。棲人隄兮，據人劇。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一有兮字）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變變以怒心，（一有兮字）電倬倬以收風。玉水水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播，光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體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漑浮。澗澗際有言兮。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氤氳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悵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颺猗，何以阻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研猗。窳以盤猗，毒靈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闕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榮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都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烟消渺，金玉瓏玲。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邃，文怨華容。有鸞來賓，翔頭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扁。簡而不僂，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留銘。

捕蠅第一

甄自珍既廬墓，聖居於彼郊野。魂飛飛以朝征，魄悽悽而夕處。百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書占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罔非咎。予嘗違夫獵

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孝者，魘魅山林，則職畏禹。予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彼山川邱墳，而天神（一作蟲）來下。山川（一無此字）之祇問曰：「今者有蠅，蠅一名射工，是性善忘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不忌繞絰，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屮七葦，自障蔽，則蠅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著純墨衣，則人反見蠅，可趨入蠅羣，趨入蠅羣，則蠅眩瞆。」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害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蠅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蠅第一。

捕熊窺鷓鴣豺狼第二

邱墳之祇問曰：「今者有熊窺鷓鴣豺狼，是性善愎，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飼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吞，絮草吞已，熾鐵火起，糜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戰汝以剛。色柔內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徧，則其種類皆殄絕。吉，述捕熊窺鷓鴣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嬰蚊蛇第三

沮洳坵之祇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嬰，蚊，蛇，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嚙人，使人憤耗。治之如何？一蚤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拌，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蛇，蚤，螞，汝非欲來而

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
是四徧，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

黃山之松，三千歲死。蠶死，肉死，液死，韃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
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賤，冬雷夏霜，予要如
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